

## 曾不为人留

旧年未觉

□邢晔

中秋好景，最是明月。明月之下，唯有人间。  
然而，人与月并不构成必然的对应与唱和。唐代诗人王建的名句“今夜月明人尽望”写得极有味道，却未免过于夸张，甚至有些自欺。  
风光再美，也得不到全部的欣赏；明月再好，也占不尽所有的目光。  
更何况，幸福的人，往往没有太多空闲用来赏月。人世之中，有更多的美好值得他们去浪费时间。  
就算一同或独自相望，也是——我爱明月，只因月照人间。我爱人间，只因人间有你。

在心有归属的人那里，明月是一道穿透天空的远望，定格为彼此共同的背景或前程。

海门籍的现代诗人卞之琳有一首名作《断章》，写得明白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明月，这永恒而易变的魅影，无非是一种心灵的风景，观照或点缀着人与人的关系。

在纯真的儿童眼里，明月如何，无甚所谓。李白诗云：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”除非刚刚听到一个关于月亮的有趣故事，否则，再皎洁的明月，也吸引不了儿童多久的凝望。对他们来说，更有意思的，可能是如古往今来第一有趣又能干的“好吃鬼”苏东坡那般，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。月亮何须多瞻望，一轮酥饴欣欣然。

而生活困顿愁苦的人，往往没有心思望月。他们的脊骨与颈项，往往撑不起沉重的头颅，撑不起长久的眺望。很难想象，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，能有一点半点闲情，如“谪仙”李白仰观“瑶台镜”，神思“天人清且安”。由于薪炭米尽，“忧来其如何”；因为老残幼病，“凄惨摧心肝”，倒是“草根”们的窘迫日常。

即使在被约定俗成为怀亲与团圆的中秋，当他们坚持望向幽深的天空，也是在努力够着一个触不可及的浅梦。

只有诗人、文人、有慧心的优裕闲人，会将明月看作人生的重大隐喻、命运的宏伟意象。

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，就承载着人们对无上高处“琼楼玉宇”的向往、对温暖人间“无眠”“绮户”的眷恋，有无限悠远的想象，也有无比深情的关切，照耀和抚慰着一切流浪无着、浮沉不定的灵魂。

但美好总是难得，“月明多被云妨”。即使“十分好月”，也往往“不照人圆”。

事实上，明月本身就意味着理想境界的难能、易逝，预示着美好的短暂、未来的缺憾。而这，正是时间残酷的本相。

李白的《把酒问月·故人贾淳令予问之》中，月的清冷来自时光的幽深之处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

生灭、兴衰、起落、圆缺、浮沉、隐现……时间流转，人事如流，而明月永在。

人的脆弱与渺小，尽在对月的看、望之中。面对仿佛永恒不灭、清明高悬的月亮，人如蜉蝣之于沧海、微尘之于大千，更觉生命的悲哀、凄切与无奈。

时世、境况、关系、自然、事件，所有这些，对于生命、身体、心情，都有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。

南宋词人吴潜曾在《霜天晓角》中写道：“且唱东坡《水调》，清露下，满襟雪。”由露变雪，人间的秋意立时转为人生的肃杀，明月光寒如雪，满襟、满头、满心。

曾狂想一曲《水调歌头》的苏轼，吟起《西江月》，不再是“人长久”，而是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”。多美的想象、多深的思念，都敌不过漂泊的现实、孤独的感受。“夜来风叶”不过“鸣廊”而已，这风叶之声，却是那般惊心动魄。身旁的镜子如天上明月，还是天上的明月是灵魂之镜，“看取眉头鬓上”，所得者何？是雪，是霜？

此刻，他有没有“兼怀子由”，不得而知。但从词意来看，心中漫涌着凄凉与黯淡。“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。把盏凄然北望。”人比酒贱，客因事杳，月被云妨，心伫孤光。最终，唯有孤独，唯有一盏冷酒，慢慢倒进自己的衷肠。

这让人想起几年前，“小苏”苏辙也写过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名为《徐州中秋》。当时，是苏轼写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一年之后，兄弟二人在徐州欢聚。然而，所有的相聚，都通向别离。连“素娥”（明月）都显得“无赖”，“西去曾不为人留”。

这就是明月的走向、时光的规律：不为人留。

因此，李白会把酒相问“青天明月来几时”，苏轼会醉眼疑问“明月几时有”。只有南宋将领、文学家辛弃疾看得真切：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、去悠悠。”到底向何处呢？“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”。

当我望向明月，是不是在走近和想象心中的天堂？  
而月不为人留，是不是正去向看不见的“别有人间”？

## 听 风

□熊荟蓉

假日回乡小住，夜间月明星稀，秋虫唧唧，倍觉凉爽，一时竟有些意往神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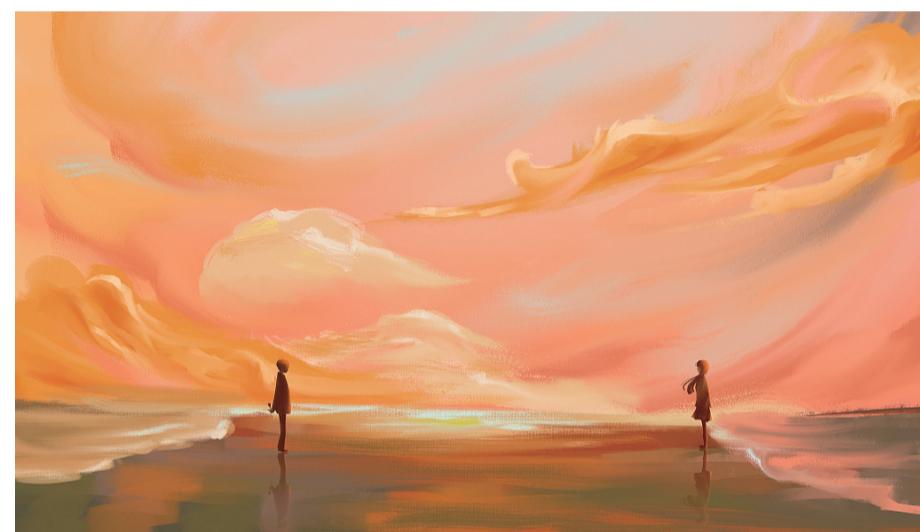
多年前，我最喜欢的事就是与他一起，来到河边的堤坝上，两个人肩并肩一起吹风。身边花草摇曳，脚下河水微澜，远方烟树迷蒙。那时候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却好像拥有全世界。

后来，在美国诗人罗伯特的诗里读到“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”，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可是，什么时候，我失去了听风的心情。

秋天乡间蚊虫仍多，但晚上，我没有关窗。让自由的风从打开的窗子进来，又悠闲地出去。蟋蟀的歌声多么欢愉，清风的脚步多么细碎。蚊帐随风飘摇，载着我犹如荡着秋千。安然惬意自心底升起。

早上是被鸟的啁啾声吵醒的。一开门就被清新的风团团围住。天特别蓝，少有的几片云被风追着赶着，也渐渐跑得没有了踪影。风儿真是一种最透彻的语言，它深入叶脉的罅隙，令每一棵树、每一株草都幸福得战栗。心忽然变得很轻很轻，轻得就像湖面的一缕涟漪。恍惚中只想拽着风的衣角，与它悄声细语直到永远。

只是风儿，不知哪一朵云是你的爱侣、哪一片芳草是你的驿站、哪一汪水泊是你的温床？风儿轻轻地翻着我的乱发，翻着我无法忘却的往昔。哗啦啦，像流水荡涤着我的内心。我忽然明白，一切的眼泪与欢笑都会被时间的风吹散，我实在不该为某个人、某件事念念不忘。



## 等 待

□舒曼

风尘仆仆的苏颜赶回故乡时，看到贺岩头发乱蓬蓬、眼窝深陷，一脸的憔悴让她几乎没认出来。苏颜的心先是一惊，而后又是一沉。她知道，姐姐苏眉和贺岩分手，随人移居海外，令一心爱着苏眉的贺岩崩溃。

然而，这世上，又有多少事是真正能说得清的呢？

苏颜和贺岩曾经是异性知己。有时候，甚至一个眼神，另一个人就会心有灵犀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和心思。

苏颜其实是有小心思的。她要的，不是“哥们”，而是奔着可以结婚去的男友。可是贺岩却好像只是将她看作是哥们，始终没有挑破两人之间苏颜最恨的那层窗户纸；更要命的是，苏颜的面皮儿也薄，别看她平时可以和贺岩嘻嘻哈哈、称兄道弟，可是，偏偏到了节骨眼儿上，她却没有勇气对贺岩大胆表白心中对他的爱恋。

最让苏颜意外和震惊的是，贺岩到她家遇上她姐姐——性感娇媚的苏眉后，居然一见钟情。贺岩不知道，他对苏颜造成的打击或者说伤害，其实是深重的。

带着万分的沮丧，苏颜争取到了一个赴边疆轮岗轮职的机会，离开内心深处不愿面对的两个人，收拾起她不愿回望的过往。

“趁年轻，我想闯荡闯荡。再不折腾，就老了！”苏颜辞别时不忘送上一句祝福，“你们开心就好。一定要幸福！”

## 二

苏眉就像一阵风，任性地想刮到哪儿就是哪儿，不羁而狂放。

“苏眉，我不喜欢你大半夜了还和男男女女去泡吧蹦迪，更不喜欢你招呼不打一声就玩失踪几天不见人！像你上次和驴友外出遭遇泥石流，让我担心了几天几夜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最讨厌别人束缚我的自由！”苏眉也急了，“我们不是一路人。还是分了吧！”

贺岩万万没想到，苏眉很快和一位前来中国的外国小伙陷入闪电式的热恋，悄悄办好了所有手续，移居欧洲……

“你这个样子，让我明白了，我姐离开我是对的！因为，你根本就是一个经不住任何打击的窝囊废！”终于，苏颜对贺岩的颓废忍无可忍，“有些人，处过就处过了；有些事，经过就经过了！你要学会放下，再喜欢的东西，不属于你，纠缠不休又有何益？更重要的是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你是真的想在一棵树上将自己吊死吗？”

一周后，见贺岩至少恢复了正常生活，公司也催她回去，苏颜悄悄收拾好行李箱重返边疆。她并没有和贺岩道别。

## 三

一晃，半年又悄然而逝。那一天的傍晚，茫茫而寂寥。苏颜独自在办公室忙碌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门，被轻轻推开了。声音不大，但是，苏颜已被惊动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一个沉稳而熟悉的男声，传来。

苏颜抬头一看，呀，是贺岩！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一时不知所措，惊呆。

“我怎么不能来？我还来了不想走呢！”贺岩笑语盈盈。这个时候，苏颜眼中的贺岩，已然变回了那个干净、俊朗的模样。苏颜突然脸红，心跳。

沉默许久。

“我呀，醒得太晚了。经历许多事，我终于发现我其实爱的是谁！早该来！”

“好肉麻！你，你就不问问人家还有没有谈对象？”

“不问。我不想问！你只能属于我，在这世上，没人可以将你从我身边抢走！”

哎。原来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：值得等的人，无论等多久，都不晚！